

## 廢墟上的詩人



黛西札記  
李夢

上星期四，法國五月藝術節在中環街市舉辦開幕典禮，公布連串展覽、演出等活動，其中維爾潘畫廊（Villepin Gallery）即將舉辦的德國當代藝術家安塞姆·基弗（Anselm Kiefer）個展《黃金時代》（Golden Age），尤其讓我印象深刻。在全球並不穩定的當下，我們再看基弗那些深沉、滄桑的畫作，或可在晦暗中見出澎湃和力量。

現年七十八歲的基弗，出生在德國戰敗之年。在灰暗蕭索的環境中成長，基弗彷彿從一開始便注定懂得如何摹寫戰爭傷痛。他原本在德國某大學學習法律，後來因緣際會前往法國里昂拉圖雷特修道院短期學習。在法國求學的短短數月，基弗被著名建築師柯布西耶設計的這座現代建築深深吸引，感慨於藝術的力量和價值，並認定是藝術而非法律條文，才是他甘願終其一生追尋之理想。

自從上世紀六十年代中進入新表現主義（neo expressionism）世界探索，到一九八〇年代獲邀在威尼斯雙年展等國際重要展會展出作品，基弗向來以叛逆甚至尖銳的面貌示人：拒絕平庸和溫

柔的表達，總是棱角分明。他偏愛用粗糲的、原始的素材（如砂石、金屬、稻草等）創作，並盡可能保留這些原料和素材本來的面目。他將這些粗糲的材料層層堆疊在畫布上，以營造視覺上的深沉與厚重之感。這既是基弗一以貫之的創作風格，亦是他過去數十年來承負的歷史使命：戰敗之後，他像很多同代乃至後代德國人一樣，迫切地想要撥開戰爭的迷霧，潛入歷史真相之中。

「廢墟」成為基弗不厭其煩呈現的主題。他用枯萎的向日葵、泥濘的荒原和堆砌的朽木，描摹他對於殘酷往昔的想像，以喚醒人們對於歷史傷痛的記憶。戰爭從未遠去，歷史從不僅僅關乎昨天。猶記得傳記影片《故園草木深》中，吊車將巨幅畫布升起，整個畫中圖景在陽光下，宛若涅槃重生。誠如藝評人所言，基弗是「成長於德國第三帝國廢墟上的繪畫詩人」。

當保羅策蘭在《死亡賦格》中呼喊並省思戰爭和反猶的罪惡，基弗以畫回應，更難能可貴的是，他並未止於過去，而更立於如今和今後。在此次《黃金時代》中，我們不妨透過他新近創作的巨製，從那些高山深谷的錯落與參差之間，一同感知這位畫布前的「煉金術士」，如何建構他指向未來的「烏托邦」理想。



▲基弗畫作《Alkahest》。

維爾潘畫廊供圖

## 自助生活



HK人與事  
東瑞

超市的優惠日，素來人特別多。我們常常推着一車的貨物，乖乖地排隊付款。有時遇到隊排得太長就很傷腦筋，懊惱不會自助付款。排隊讓我們無端端浪費十幾分鐘到半個多小時以上。日積月累，這些時間也就非常可觀了。

去銀行辦事也是如此。入支票、取現金，我們也需要排隊。中等規模的銀行，櫃檯窗口只有兩三個，周六只有半天營業時間，每逢星期一，銀行的長龍尤其明顯。輪到自己排到櫃檯前，時間已超半個小時。有一次，銀行的職員走到我面前，對我說隔壁房間有自助入票機，入票快。我說我不會，沒使用過，你需要幫我。他說可以，我跟着他從隊伍走出來，他一邊指示，我一邊按鍵。從「開始」鍵操作，機器還問你要用中文還是英文？接着是按收支票人銀行賬號數字、金額，再到收據要求，每一個步驟都需要來一個「確定」再繼續，還問收據上是否需要列印原支票的影印本嗎？第一次就這樣，雖有職員站在一側一個個步驟地教，但我很快就忘記了。這樣的情形大約有好幾次。我一直不敢自己試的原因，倒不是自己智商魯鈍愚蠢，頑冥不化，而是一種對科技的畏懼心理吧，害怕那入票的龐大機器，一旦我犯錯，吞嚥支票，那就不知怎辦了。

我想，如果自己始終沒能學會操作自助機，連來回路程，每次排隊在櫃檯辦事可能要付出一個鐘頭左右的時間代價。我決心將這一技巧學會。頭一次，我將每一個步驟操作都放得很慢，將機器的要求仔細看清楚，終於順利完成。那種滿足感久未平息。

之後銀行排隊的人無論多少，我都一律使用銀行的自助機了。我發現，學什麼技術，大多如此，有人指導未必足夠，關鍵還需要依靠自己摸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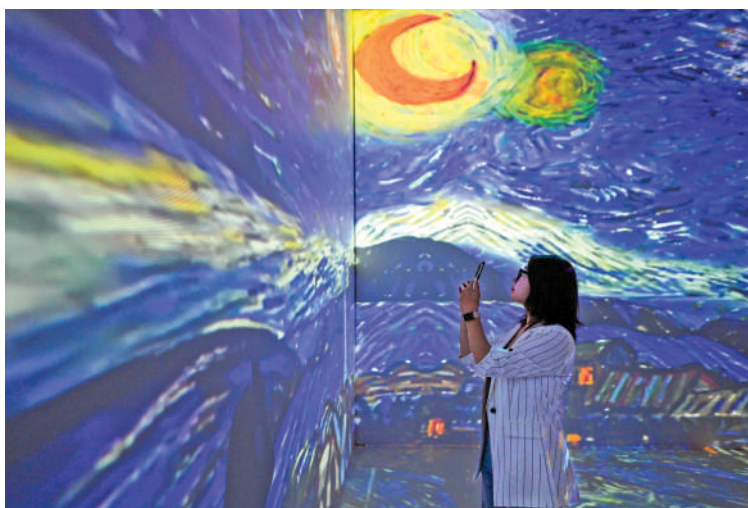
一次成功，信心大增。我決心在超市也掌握自助技巧。一技傍身，學會自助總是有利無弊的。超市比銀行好多了，在每一列自助付款機旁都配備有一位職員協助，我很快就學會了。也許這類機器，都有大致一樣的程式吧。我欣賞超市設置這類自助付款的機器，因為那是建立在社會大誠信的基礎、相信大多數市民的自覺和誠實的前提下。否則，罪案頻頻，麻煩多多。

手機的各種下載、轉發等功能，電腦的電郵、打字、列印、掃描、下載等技術，夠複雜，一般年輕人也未必全能，何況年紀稍大者？我本身對自己的要求是有用、急用的先學，用不着的暫緩：像電腦打字，如果不會，那就與下決心封筆（封鍵）無異了。

現實生活中，自助模式最受歡迎，一看就會、完全不需要學的應該就是自助餐吧。幾十種美食，你端着碟子，喜歡的就自取。自助功能掌握和操作最厲害或許不是二十來歲的年輕男女，而是初入小學的七八歲孩子。他們對任何事物有好奇心，沒有負擔而設限卻步，在家庭、學校、社會接觸到的都是新科學，什麼電腦遙控製、視頻教學、電子點餐，小小年紀就懂得用。有次，我帶八歲小孫女到麥記吃東西，售票處大半天沒人，來客都在自助點餐機點餐，我好彷徨，小孫女快速地點了七八下，就出票了，看得我目瞪口呆。她還告訴我，我們不必自取，一會有人送來，我們找座位坐可以了。

如今，社會到處要求自助，拒絕的話，那真是寸步難行了。

## 探秘「梵高的世界」



市井萬象

五月十八日是國際博物館日，天津數字藝術博物館正式向公眾開放。作為該數字藝術博物館的首個展覽，「梵高的世界」全景數字藝術互動大展以梵高一生中所創作的多幅藝術作品為素材基底，運用AI互動、體感交互、AR（增強現實）等數字化技術手段進行展示。該展覽在館內設置八個沉浸互動區域，為觀眾帶來視聽融合的交互體驗，使藝術、科技、觀眾深度互融，助力數字文化產業發展。

新華社

## 消失的職業



英倫漫話  
江恆

去年英國國家檔案館解密了一批歷史文件，其中包括上世紀二十年代初進行的英國人口普查，當時所處的正是這段時期，人們的生活狀況恰能用「喜憂參半」來形容。好的方面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已結束，社會的生活和生產得以恢復，女性得到更多就業機會。但壞的方面是階級和種族矛盾依舊尖銳，很多人仍生活艱困，最明顯的就是戰後大批退伍老兵，因喪失勞動能力而失業，卻得不到政府的有效安置，他們被迫租住條件惡劣的住所，有些人甚至流落街頭。同時少數族裔處境極差，許多人生活在社會底層，每天要為解決溫飽四處奔波。由於這些人無處發聲，只能趁人口普查之機，在調查表的空白處寫上「你能幫助我們嗎？」幾個大字，希望能夠引起當局的關注。

這次人口普查較為顯眼的，是調查表上職業這一欄，尤其對歷史學者來說，可謂是對當時英國社會的結構、性別差異等方面的一次難得的近距離觀察。從統計中可以看出，男性的職業多為礦工，說明鋼鐵、煤炭等仍是支柱產業；女性則多為家傭，從業人數超過一百萬，表明性別不平等現象根深蒂固。比如，在普查當晚，國王喬治五世在溫莎城堡就有近五十名女傭，最小的僅有十五歲。而著名英劇《唐頓莊園》拍攝地海克利爾莊園（Highclere Castle）的主人正在宴客，包括廚師在內的四名僕人全是女性，實際上該莊園十八名常駐僕人中，有十名是女傭。就連劇作家碧雅翠絲·波特，儘管她當時已很有名氣，但在普查中不僅採用的是婚後的名字，填寫的職業也不是作家，顯示英國社會對女性從事寫作

仍懷有較大偏見。

如同英國作家布倫達·威廉斯在《維多利亞時代的工作》一書中所說，職業就像一面鏡子，它反映了時代的特徵，也折射出歷史的變遷。這次英國人口普查中，礦工、女僕等職業佔據了主導，但在維多利亞時期卻是另一幅景象，當時很多流行的工作像是專門擺放保齡球瓶子的操作員、收破布和金屬碎片的人等，聽起來簡直匪夷所思。

其中最常見的職業是敲門人，該行業始於工業革命，直到上世紀初依然興盛，因當時的鬧鐘既便宜也不可靠，便需要敲門人來喚醒熟睡的人，使他們能夠準時上班。該職業在英格蘭北部尤為常見，那裏有成千上萬的工廠工人要早起輪班，而在倫敦也很流行，主要是碼頭工人必須注意變化無常的潮汐，因此他們也需要有專人把他們定時叫醒。一九一六年《每日郵報》報道了敲門人如何工作，文章寫道：他用一根末端有一條金屬絲的長桿敲門，然後在指定的窗口發出嘎嘎聲，直到昏昏欲睡的工人有了回應。狄更斯的小說《遠大前程》中也提到了這個細節，「沃普索先生被敲門人叫醒時脾氣非常暴躁……」據史料記載，一位著名的敲門者是瑪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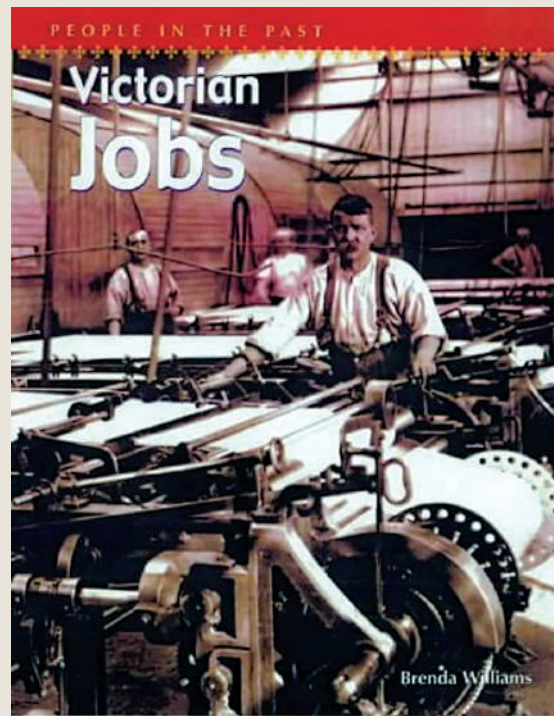
密斯，她收取六便士來叫醒東倫敦的產業工人，但她沒有用更常見的長棍子敲臥室的窗戶，而是用一把豌豆發射器，通過吹出的豌豆砸響玻璃。到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這種職業基本消失了，但直到七十年代初，英格蘭北部的工業區尚有殘存。

捕鼠人也是見怪不怪，由於維多利亞時代的倫敦充斥着攜帶疾病的老鼠，捕鼠的需求量很大，包括皇家溫莎城堡也要請人滅鼠，許多年輕人包括兒童都成了捕鼠人，而被抓獲的老鼠要麼被活捉並作為寵物出售，要麼被毒死。據一名陪同捕鼠人工作的記者透露，每個捕鼠人都有專門用於滅鼠的絕招，「但我發現沒有一個人會洩露他的毒藥的秘密」。該職業之後逐漸被現代害蟲防治人員所取代。

水蛭收集者則風行一時，當時的醫生認為，水蛭可以消耗自身重量五倍的血液，通過牠們從體內釋放血液，能預防或治癒某些疾病，因此水蛭的需求不斷增長。專業的水蛭收集者常在一年中較暖和的月份工作，此時水蛭最活躍，他們會使用创造性的方法來抓獲水蛭，包括用自己的大腿來吸引牠們。對水蛭的需求如此之大，以至於藥用的水蛭品種幾乎滅絕。隨着醫學知識的進步，水蛭放血在十九世紀後期失寵。

掃煙囪童工更是一道獨特的景觀，因倫敦大火之後建築規範發生變化，煙囪變窄，意味着如果煙囪堵塞，為消除火災風險，只有請兒童鑽進去打掃。但童工們缺乏例如面罩或特殊衣服等加以保護，令許多男孩和女孩墮樓身亡。曾是孤兒的英國作家羅伯特·布林科就以「掃煙囪的男孩」著稱，他六歲時被迫爬上只有十八英寸寬的煙囪工作，也因此被認為是狄更斯的小說《霧都孤兒》的靈感來源。這個危險的職業在十九世紀後期終因頒布立法而被禁止。

正如早前有牛津專家預測，八十年後現在大家所熟悉的工作將有百分之七十會被取代，相信那時的人們回首我們的時代，也會發出同樣的感慨。



▲英國作家布倫達·威廉斯所著《維多利亞時代的工作》。

資料圖片

## 拜訪樹友



人生在線  
梅莉

一年當中，總有幾次去上海中山公園拜訪我的樹友——幾棵古樹。

拜訪樹友，相對而言是我自身能量低的時候，不想找朋友傾訴，怕自己的負面情緒給別人帶來困擾。還是去公園看看我的樹友吧，它們是老了，但經歷過一百多年的風風雨雨，汲取天地精華，使它們沉靜、高貴而又蒼勁有力。

其實，與那幾棵古樹成為朋友，也是因緣際會。前年，女兒的選修課需要做一個關於植物的幻燈片，她選擇了香椿樹。我心想，偌大的城市，上哪裏找香椿樹呢。後來她搜到了中山公園裏有香椿樹，雖然我認識香椿頭，但也不能確保證認一棵完整的香椿樹。還好丈夫說他認識。於是，我們仨就到了中山公園尋找香椿樹。在找的過程中，意外地找到了很多百年老樹。

那是薔薇花盛開的四月，清清明明的天，人走在公園裏，像是走在中世紀的油畫中。忽然被一棵古老的香樟樹吸引，它的主幹約有我們三個人合抱粗，頭頂像一把巨大的綠傘撐開來。於是，我走上前環抱它，當然抱不過來，就讓家人給我拍一張抱樹照。當我緊緊貼着樹的時候，忽然有一種奇妙的充電感。我想，就在彼時，自己已和這棵古香樟樹有了某種友好的聯結，種下了時間之果。以至於後來，每次去都必然要去抱一抱它。

中山公園有一棵一百六十歲的法桐，樹幹更粗，相當於五個成年人的合圍。因為樹是被圍起來保護了，我無法靠近它。看介紹它是一八六六年由意大利漢登禮爵士從該國運來贈送給兆豐花園（中山公園前身）主人——英國商人霍格的禮物。一棵見證了歷史風雲的樹，如今仍榮辱不驚、雲淡風輕地屹立着，它應該還能活很久吧。對面一位白髮老婆婆也在凝視着這

棵樹，樹也凝視她，我看看老樹，又看看老人，不知在交流什麼，是都在感嘆歲月嗎？

這次拜訪，我一共擁抱過一棵香樟、四棵法桐、兩棵水杉、兩棵樂樹和一棵雪松，它們都比我年長，比我有能量。與它們傾吐心思之後，我感覺重新生長出了某種力量。

如果說從前抱樹完全是一種偶然行為，那這次是有意為之。因為看到一個視頻，博主是個溫柔如水的中年女子，她說人可以和一棵大樹建立很深的友誼，而抱樹是一個很好的自然療法，還有一個詞叫樹氣，意思就是樹的能量，它可以幫你打開能量通道，清理你身上的負能量，從而獲得平靜與活力。我們每個人在這個世界都會受傷，而最能給人治癒的竟然是一棵樹，「樹洞」或許就是這麼來的吧。

年輕時，我們愛熱鬧，呼朋喚友；中年後，我們愛獨處，愛大自然。